

以人为本:由空想到现实

陈曙光

(中共湖南省委党校哲学教研部,湖南长沙,410006)

摘要:“以人为本”的思想源远流长,可以说,作为一种可能性历史久远。但可能性不等于现实性,中西方的社会生活实践也说明了“以人为本”并未成为一种普遍的事实。只有当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人学全面超越传统人学的理论缺陷,“以人为本”才超越了可能之域跨入现实之域。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人学;以人为本;传统文化;可能域;现实域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06)02-0159-07

“以人为本”思想丰富,源远流长,但是在人类演进的历史长河中并未成为一种普遍的历史事实。这就说明“以人为本”的理论维度与事实维度、可能维度与现实维度之间存在着某种断裂,这种断裂导致丰富的理论缺乏指导实践的现实力量。

一、“以人为本”思想的历史

回首中西方灿烂的文明史,我们不难发现,在中西传统文化中都蕴涵着丰富的人(民)本思想。对这些思想,我们既不可因为它的丰富而高估它的价值,也不可因为它的不成熟而忽视它的存在。

1.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萌芽于殷周之际。到了春秋时期,由于政局的动荡,不少进步思想家看到了民众的地位和作用,提出“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1]。将国之兴衰根源从神本转向了人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民贵君轻”的重民思想。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2](为仁)}。荀子进一步提出了“君民舟水关系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3](王制)}。西汉初贾谊总结道:“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4]。二是“博学多闻”的教民思想。孔子提倡人要“博学”,做到“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5](述而)}。孟子认

为民众富裕之后,还要“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2](离娄上)},使民众从内心“明人伦”。三是“轻徭薄税”的富民思想。孔子认为,“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5](颜渊)},要使民富,就要“敛从其薄”。荀子提出“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3](富国)},暴敛百姓无异于自取灭亡。朱熹进一步提倡:“宁过于予民,不可过于取民。”^[6]四是“天地之性人为贵”的爱民思想。孔子提出:“天地之性人为贵。”^[7]荀子解释道:“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3](王制)}

2. 西方传统文化中的人本主义传统

西方人本主义思想起源于古希腊,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积淀了厚重的思想资源,主要体现在认识论、本体论和价值论三个层面。

在认识论层面,普罗太格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是西方人本思想的最早表述。苏格拉底认为:只有理智才能成为人类衡量一切事物的尺度。后来的西方哲学家都是沿着这一传统提出认识论的。康德提出了“人为自然界立法”的命题,人的知性是一切现象的尺度,这一思想达到了西方认识论传统的高峰。在本体论层面,主要是指从中世纪神本主义向人本主义的本体论转向,这一转向是从笛卡尔开始的。作为对基督教教义“我是我所是”这一基本原则的反动,笛卡尔提出了他“我思故我在”的第一原则。在这里,笛卡尔把一个认识论的命题转换成了一个本体论的命题。本体论人本主义强调用人取代

收稿日期:2005-11-10;修回日期:2006-04-06

作者简介:陈曙光(1975-),男,湖南浏阳人,中共湖南省委党校哲学部讲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人学。

上帝的中心地位和统摄作用,主张人类中心主义。在价值论层面,“人是目的”标志着价值论人本主义的开始。康德说,“要把人当作目的看待,决不要把人当作手段使用”^{[8](317)}。人之所做所想,都是为了人自己。现代哲学家,如弗洛伊德、海德格尔,他们虽然反对认识论和本体论层面的人本主义,但他们的学说可以说是价值论层面的人本主义。弗洛伊德指出“性的冲动对人类心灵最高的文化、艺术和社会成就作出了最大的贡献”^{9}。在这里,他充分肯定了人的价值。海德格尔认为,“只有人存在着,其他存在物都不能生存,它们的存在是一般意义上的存在,只能通过对于原本意义上的存在,即人的生存才能被理解”^{[10](150)}。这里也可以看出海德格尔对人的价值的肯定。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是西方人本主义思潮发展的一个高峰。他认为:人是现实存在的感性实体。人作为自然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时间上是第二性的实体,但在地位上却是第一性的。费尔巴哈吹嘘他的哲学就是人本主义,推倒神恢复了人的最高权威。

由此可见,中西传统文化都蕴涵着丰富的人(民)本思想,但是理论的丰富不等于理论的成熟。这些思想存在一些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从抽象的人出发,从唯心史观出发,不理解现实的人及其活动;不理解人既是工具又是目的,是工具价值和目的价值的统一体;不理解人的实践活动在改造自身、改造社会过程中的革命意义,因而无法正确地揭示人的本质;不理解人的发展与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关系,因而无法找到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现实道路,等等。这些都不可避免地导致“以人为本”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始终停留于可能之域而未走向现实。

二、传统人学理论的命运:空想

“以人为本”是人的世界之所以成为人的世界和人之所以作为人的一条根本原则。然而,由于其理论本身的缺陷,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和西方的人本主义都遭遇了同样的命运:空想。

第一,传统人学脱离生活世界来理解人,“人”要么湮没于天国,要么归于自然,这种“抽象的人”只可能产生抽象的人本主义,这就决定了“以人为本”无法关照“现实的人”的先天缺陷。

“以抽象的人为本”还是“以现实的人为本”,这

是马克思主义人学与其他人学的根本区别。在中国,古代思想家们只是发现了作为自然存在物的人,或者更进一步说,他们也从政治、伦理道德关系的角度发现了作为社会存在物的人,但是他们没有从实践活动中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来认识人。因而这种“人”还只是一种抽象的直观,而不是现实的、从事实实践活动的“人”。

在西方,随着人文主义的兴起,人性得以高度张扬。但是,人文主义以对感性快乐的追求为目标而裸露出其对人的深层次特征理解的肤浅与苍白,人是“抽象的人”,“以人为本”只是一句口号而不可能变为具体的行动。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只是“从口头说的、思考出来的、设想出来的、想象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把意识看作是有生命的个人”^{[11](73)}。这种“人”当然不是现实的人。这种观点使黑格尔极度忽视人在历史中的作用和使命,也没有给个人的独立性和自由留下充分的余地,根本谈不上“以人为本”。费尔巴哈认为人是“导源于自然界的感性的实在的物质实体即肉体”。但是这种“人”不过是生物学、生理学意义上的“有血有肉的人”,是“感性的对象”,“就形式讲他是现实的,他把人作为出发点;但是关于这个人生活其中的世界却根本没有讲到,因而这个人始终是宗教哲学中所说的那种抽象的人”^{[12](232)}。他不知道人与人之间在实践活动中结成的社会关系;不知道人是处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和社会关系中从事实实践活动的“现实的历史的人”。所以,离开现实的人及其生活基础,“以人为本”仍然只会陷入抽象和空洞。

第二,传统人学在人的“目的性”与“工具性”之间执其一端,走向了人的“目的价值”与“工具价值”的二元对立,这就堵塞了“以人为本”通往现实的道路。

人的工具价值与目的价值的分裂是中西方人(民)本主义思想的一个重大缺陷,这种缺陷导致“以人为本”被阻隔于通往现实的征途。在中国,民本思想把人仅仅看作是维护阶级统治的工具,不了解人同时也是目的。所以,这种民本思想实质上是“以君为本”、“以统治阶级为本”。“民贵君轻”、“君民舟水”最终只是停留于口号,陷入空想。

在西方,强调人是目的,但是实现目的的手段却在他们的视野之外。在这种情况下,“以人为本”就成为了每一个人的良好愿望和不懈追求,但是又不可能在每一个人的实际行动中去实现。所以,西方人本主义尽管得到了比较充分地发展,但是由于这

个体系统本身的缺陷,割裂人的工具性和目的性的统一,不了解人同时也是实现目的的工具,当这个理论付诸实践时,便成了永远都无法达到的“彼岸”。并且,过分地强调人是目的,最终必然陷入唯我主义,导致极端个人主义泛滥。所以,西方的“以人为本”在主观上不可避免地变成了“以个人为本”,而在客观上由于没有作为工具的人的支撑,“以个人为本”也变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第三,传统人学抛开社会历史的进程,将孤立的、抽象的“人自身”的某些特有属性规定为人的本质,这就决定了“以人为本”停留于历史之外的尴尬处境。

自自古希腊苏格拉底提出“认识你自己”这一著名问题以来,哲学家们一直在追问和反思“人是什么”。许多哲学家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见解,但从总体上说,还是肤浅的、片面的。可见,人类连“认识你自己”的任务都没有完成,又如何能实现以“自己”为本呢?

第一,没有从实践角度来认识人。在人类思想史上,尽管也有人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特性,如墨子认为人类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能用劳动养活自己。他说,禽兽依靠自然界而生存,“衣食之财,固已具矣。今人与此异者也,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13]。这里的“力”即指劳动。美国科学家富兰克林认为“人是能制造工具的动物”。黑格尔看到了“劳动”,但他的错误在于:他“唯一知道并承认的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14](163)}。黑格尔只是在抽象的范围内把劳动看作是自我创造的活动。可见,中西方的思想家们只看到了通过劳动实现物质形态的变化、社会财富的增加以及直接目的的实现,却都没有看到劳动的改造和革命意义,没有看到劳动的异化,没有看到阶级社会中人在生产方式中矛盾和对抗。所以,也就无法通过人的劳动来实现“以人为本”。

第二,没有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来认识人。荀子曾说,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3](王制)}。这里的“群”就是指人能按一定的等级和分工关系组织起来。可见,荀子是从社会政治等级意义上将社会性看作人的特性。在古希腊,德谟克利特认为人是可以受教育的,人的本性是可以通过教育和训练而改变的。后来亚里士多德明确提出,“人天生是一种政治动物”^{[15](4)},素朴地猜测到了人的社会属性。欧洲近代哲学大都涉及到了人的本质的社会性。如培根认为人的本性有自然本性和社会本性之分,社会本性是人的本质。

洛克认为人是有理智和语言的过社会生活的动物。费尔巴哈认为只有社会的人才是人,人是文化、历史的产物。应该说,这些思想家看到人的社会性是宝贵的。但是都脱离了人的生产劳动,离开了生产劳动中所形成的经济关系,而往往是从政治关系、自然关系、情感关系等来理解人的社会性。这种理解既不能说明人的社会性为何产生,也不能说明人的社会性如何发展,更不能说明人的社会性在人的存在和发展中的巨大作用。这种社会性不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中所产生的社会性,而是成为了人的一种先天的、永恒不变的属性。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人,宣扬人本主义,显然是抽象的、不切实际的。

第三,没有发现人的实践活动背后的真正动因是人的需要。由于人每时每刻都把自身作为意识的对象,因而他的需要总是被意识到的需要,必然反映为他的意志,以欲望、目的、动机等主观形态而出现。这就使得人们往往“习惯于以他们的思维而不是以他们的需要来解释他们的行为”^{[16](517)},把需要看作是人的意识和意志的产物,看作是人的某种生理和心理感受。他们看不到动机背后的真正动因——被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客观需要。由于没有发现实践活动的真正根源,没有认识到需要的客观性,“以人为本”往往不能贯彻到底,陷入空想。

第四,传统人学脱离人类实践的发展,纯粹直观地设想缺乏现实性和可操作性,不符合“在历史中行动的人”的发展目标,这就决定了“以人为本”无法从理想回到现实的空想命运。

在中西方人学发展史上,很多思想家都提出了关于人的发展的理论。如果不拘泥于文字,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的萌芽,还是很久远的。中国古代学校的教育内容:礼、乐、射、御(驭)、书、数等“六艺”,就体现了对人的培养的多方面能力要求。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力图恢复古希腊“身心既美且善”的传统,提出人的全面发展就是人的身心和谐发展。卢梭认为,全面发展的人就是智力、独立生活技能得到培养、训练和发展,并了解自己的社会关系,熟悉社会生活的人。圣西门提出,人的全面发展就是人在物理、数学、艺术、手工业和人类理智可及的一些重要部门等各个方面的发展,他还把为一切社会成员创造最广泛的可能来发展他的全部才能^{[17](286)}作为其终身全部工作的目的。欧文认为,人的全面发展就是每个人合理地利用自己的体、智、德、行的能力,“在周围一切人得到高度康乐和幸福的基础上,保证自己得到康乐和幸福”^{[18](60)}。德国古典哲学家

康德认为：“在种种冲突、牺牲、辛勤斗争和曲折复杂的漫长路程之后，历史将指向一个充分发挥人的全部才智的美好社会。”^{[19](324)}黑格尔则认为，“社会和国家的目的在于使一切人类的潜能以及一切个人的能力在一切方面和一切方向都可以得到发展和表现”^{[20](59)}。

但是，中西方传统人学在探讨人的发展问题时，哲学家们没有脱离抽象人性论窠臼，没有脱离自身固有的社会历史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没有从社会角度对人及其人的全面发展加以理解，也很少提及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而只是进行纯粹直观地、理想化的设计，始终拿不出可行的办法。所以，他们不可能揭示人的全面发展的真正的科学含义和人的全面发展的规律，结果使人的全面发展多流于理想，缺乏现实性和可操作性。这些思想往往成为一种缺乏现实性的泛泛议论，成为一种带有偶然性的思想闪光，而没有现实的意义。建立在这种理论基础之上的人的发展观必然也是空洞的、虚幻的、抽象的，以这种理论为指导的“以人为本”必定无法逾越空想的命运。

三、马克思主义使“以人为本”由空想走向现实

历史的车轮终究是前进的，不成熟的理论也终究是要由科学的理论来代替。随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人学超越了传统人学的理论缺陷，“以人为本”便逐步走出了可能之域跨入了现实之域。

1. 回归生活世界的“现实的人”超越了对人的存在的抽象理解，这是“以人为本”由可能性向现实性转化的前提

人的存在问题是人学的前提性问题，也是理解“以人为本”的一把钥匙。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第一次对“抽象的人”展开了批判。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撇开历史的进程，把宗教感情固定为独立的东西，并假象有一种抽象的——孤立的——人的个体。…因此，费尔巴哈没有看到，‘宗教感情’本身是社会的产物，而所分析的抽象的个人，是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的”^{[11](56)}。所以，要从费尔巴哈抽象的人转到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就必须把这些人当作在历史中行动的人去研究。对抽象的人的崇拜，必须由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

来代替。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对“抽象的人”提出了更明确的批判：费尔巴哈“从来没有看到现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而是停留在抽象的‘人’，并且仅仅限于在感情范围内承认‘现实的、单个的、肉体的人’”^{[11](78)}。在《形态》中，马克思还对“现实的人”作了具体说明，“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的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11](72)}。“现实的人”既是感性的对象，更是感性的活动，是在现成的和他们自己所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中活动和表现他们自己的。不同历史条件下的人是不同的，同一历史条件的人因所处的社会环境不同也是有差异的。

马克思所批判的“抽象的人”要么是湮没于上帝的纯粹思辨的对象，要么是湮没于自然的纯粹直观的“生物人”，这种“人”是远离生活世界的“人”，缺乏现实生活的丰富性。“以人为本”如果停留于以抽象的人为本，那么“以人为本”也同样会远离生活世界，缺乏具体的、现实的价值意义，变成抽象的空洞的口号。马克思所说的“人”是现实的、在历史中行动的、从事实践活动的人。这种“人”是实实在在的“感性对象”和“感性活动”的统一体。“现实的人”代替“抽象的人”，以现实的人为本同时也就代替了以抽象的人为本。“以人为本”只有回归到“现实的人”的主体维度，才具有了真实的价值主体，“以人为本”才具有实践意义和价值意义。可见，“现实的人”是“以人为本”由可能性向现实性转化的前提。

2. “人是目的和工具的统一”超越了对人的价值的片面认识，这是“以人为本”由可能性向现实性转化的条件

人的价值问题是人学的主要问题之一。马克思认为，人是宇宙中惟一既是主体又是客体的事物，人是主体作用和客体价值的统一，体现在价值上就是人作为目的和工具的统一。作为工具的人是“以人为本”的现实力量，作为目的的人是“以人为本”的目标指向。马克思说：“每个人为另一个人服务，目的是为自己服务；每一个人都把另一个人当作自己的手段互相利用。这两种情况在两个人的意识中是这样出现的：(1)每个人只有作为另一个人的手段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2)每个人只有作为自我目的(自

身的存在)才能成为另一个人的手段(为他的存在);(3)每个人是手段同时又是目的,而且只有成为手段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只有把自己当作自我目的才能成为手段”^{[21](196)}。个人既有自身的需要,又要以自己创造活动的成果满足自身、他人和社会的需要。个人需要的满足既要依靠自身的活动,又要依靠他人和社会的活动,依靠社会提供保障。人不能只是目的或只是工具。人只是目的,人就根本无法达到目的、成为目的;人只是工具,人就失去了人之为人的价值,变成了自然和社会的奴仆。

可见,马克思超越了康德的“人是目的”的结论而达到了“人是目的和工具的统一”的认识,避免了作为目的的人和作为工具的人的分裂与对立,建立在这种认识基础之上的“以人为本”也就具有了现实性。人的工具性和目的性永远是不可分离的,离开人的工具性而片面的强调其目的性,“以人为本”就失去了其实现的手段;离开人的目的性而片面的强调其工具性,“以人为本”就失去了对象。如果一部分人只是另一部分人的工具,那“以人为本”就可能变成以少数人为本,以某一阶级、某一阶层为本。只有当人同时作为“目的”和“工具”存在时,“以人为本”才既具有了行为主体,又具有了价值指向的对象,才不会导致用一部分人的积极性压制另一部分的积极性。因此,作为工具的人和作为目的的人的统一是“以人为本”由可能性向现实性跨越的条件。

3. 人的生成本质超越了对人的本质的形上独断,这是“以人为本”由可能性向现实性转化的基础

“人的本质”问题是人学的核心问题。能不能正确“认识你自己”,这直接决定“以人为本”能不能成为现实。马克思超越前人的地方在于:他紧紧抓住现实的人的对象性活动,提出了人的多重本质的科学人学思想,推动“以人为本”由可能变为了现实。

第一,马克思扬弃了黑格尔的“抽象的精神的劳动”,从实践的基础上揭示了人的类本质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11](46)}。这一思想明确提出人的生命活动具有特有的方式,即实践或劳动。马克思认为,人的生命活动的生产与动物的生命活动的生产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自己内在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

造”^{[11](47)}。人在生产活动中可以将自然界和自身当作认识和改造的对象,既改造自然界,也改造自身。人的生命活动是有意识的、有目的的 and 能动的,因而也是全面的、不断超越的,是自由自觉的。

马克思认为,劳动或实践是人的本质,而“以人为本”首先应该表现为一种实践精神,通过实践,“以人为本”才会变成具体的行动,“以人为本”才可能建立在可靠的现实基础之上,建立在社会历史的“基本条件”和“基本事实”之上;离开了人的实践,“以人为本”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所以,只有提升“实践”在推行“以人为本”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以人为本”才有可能实现从空想向现实的跨越。马克思还认为人的真正本质是“自由自觉的劳动”,这种本质的实现内在地要求尊重人的尊严,实现人的价值,满足人的合理需要和利益诉求,也就是要“以人为本”。这就是说,在自由自觉的活动中是应该而且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

第二,马克思突破传统的限制,从“社会关系”出发揭示了人的社会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1](56)}。人类社会存在两种关系,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人的本质离不开同自然的关系,但更重要的是由社会关系决定的,一切现实的人都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社会关系中,生产关系是最主要的关系,是“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的关系”^{[22](6)}。人们在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形成政治、法律、道德、宗教等等复杂的社会交往,它们从不同侧面、不同层次映现着人的本质。

根据马克思的观点,社会关系是人的本质,而构成人的本质的社会关系是丰富多彩的,“以人为本”的实现也必须从社会关系尤其是从生产关系入手,通过调整、丰富、变革生产关系,并在次基础上再进一步调整、丰富、变革政治关系、家庭关系、伦理道德关系、宗教关系,才能充分发挥主体的价值和作用,充分展示主体的本质力量,这才是真正地坚持“以人为本”。可见,对人的社会关系本质的认识是推动“以人为本”由可能向现实跨越的关键一环。

第三,马克思进一步深刻揭示了实践活动背后的真正动因是人的需要,指出“人的需要即人的本质”^{[23](514)}。马克思说:“我的劳动满足了人的需要,从而物化了人的本质,又创造了与另一个人的本质的需要相符合的物品。”^{[14](37)}在这里,人的需要与人

的本质是作为同一概念来使用的。马克思还指出,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人们为了生活首先需要衣、食、住以及其它东西,因而必须投身于生产;第二个事实是:得到满足的需要及其满足方式又引起新的需要……。这里,马克思不仅赋予需要以前提性,而且赋予它以普遍性、永恒性和能动性。人的一切需要是由社会产生的,由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所决定的,整个人类发展史也就是一部人的需要即人的本性的不断改变和发展的历史。

马克思将人的需要与人的本质联系在一起,明确地揭示了贯彻“以人为本”必须考虑人的需要这一因素,满足人的合理需要是“以人为本”题中应有之义。人的需要是人的内在的质的规定性,是人之为人的原因和根本,是人全部生命活动的最终动力和内在根据。人的一切活动无非是要使自己的需要得到满足,“任何人如果不同时为了自己的某种需要和为了这种需要的器官而做事,他就什么也不能做”^{[23](286)}。漠视或者背离人的合理需要来谈“以人为本”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以人为本”,甚至恰恰走向了“以人为本”的反面。可见,只有把满足人的需要与实践“以人为本”结合起来,“以人为本”才会超越可能走向现实。

总之,马克思在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科学解答了人的本质这一千古之谜。正是因为达到了“人类自己”的正确认识,“以人为本”才具备了由可能性向现实性转化的坚实基础。

4. 人的现实发展观超越了对人的发展目标的纯粹直观,这是“以人为本”由可能性向现实性转化的关键

人的发展问题是人学的根本问题,是人学理论的归宿。马克思在探讨人的发展问题时,始终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以现实的人为出发点,科学地阐明了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含义及其规律,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自由的现实发展观。

在马克思人学视野里,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包括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发展两个方面。人的全面发展是指人的本质的全面丰富和展示,是人对自身本质的全面占有。人的自由发展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基础上的自由个性”的发展,也就是联合起来的个人共同支配他们的社会关系,共同驾驭外部世界,从而使人们得到自觉、自愿、自主的发展。人的全面发

展和自由发展是互为前提、相互促进的。人通过全面发展表现出人的发展的普遍性、一般性,通过自由发展表现出人的发展的内在差异性。只有个人普遍得到全面发展,人类才能真正获得驾驭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自由,成为自由发展的人;同样,也只有充分具备自由发展的条件,才可能实现个人的全面发展。

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这个过程实质上是人的历史的、社会的实践活动的不断展开。人的发展必须依次经过“人的依赖性阶段”,“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最后达到“人的自由个性(即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阶段”^{[21](104)}。其中后一阶段以前一阶段为基础和前提,前一阶段为后一阶段的发展提供条件。固然,“在发展早期阶段,单个人显得比较全面”,而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人的发展比以前片面,出现了物的世界的增值以人的世界的贬值为代价,物的世界的全面发展以牺牲人的全面发展为代价的异化现象。但是,“留恋那种原始的丰富,是可笑的,相信必须停留在那种完全空虚之中,也是可笑的”^{[21](109)}。只有以第二阶段为基础和条件,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才有可能。正是因为人在趋向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过程中,人的发展会在第二阶段出现人的异化和片面畸形发展。因而,马克思将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同社会的改造、社会的经济政治制度变革即人的社会实践活动联系起来,认为只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消灭私有制,实现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消灭旧式分工等条件,才能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

“以人为本”的终极追求是人的发展,是否有利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衡量“以人为本”究竟是空想还是科学的试金石。马克思以前的哲学家们由于不懂得人的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不懂得人的实践活动在改造社会和自身中的重大意义,他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人,他们脱离历史的发展纯粹直观地设计一些缺乏现实性和可操作性的发展目标,割裂了社会历史的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内在关联。所以,他们的人本思想最后都陷入了空想。而马克思人学认为根本的问题不在于解释人,而在于改造人、解放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在改造自身的实践活动中,在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过程中,必然要求满足人的需要、尊重人的尊严、实现人

的价值,真正做到“以人为本”,这才是马克思人学的价值目标。马克思人学的创立,就是为了给人们提供一个认识自己、改造自己、实现“以人为本”的强大精神武器。由此可见,只有当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由理想变为现实,“以人为本”才最终实现了由可能到现实的跨越。

参考文献:

- [1] 左传·庄公三十二年[M]. 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
- [2] 孟轲. 孟子[M]. 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
- [3] 荀况. 荀子[M].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
- [4] 贾谊. 新书大政[M]. 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
- [5] 孔丘. 论语[M]. 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
- [6] 朱熹. 朱子语类卷十四[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 [7] 孝经·圣治章[M]. 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4.
- [8] 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下册)[C].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 [9] 弗洛伊德. 精神分析引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 [10] 赵敦华. 现代西方哲学新编[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 [13] 墨翟. 墨子·非乐上[M]. 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3.
-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 [15] 亚里士多德. 政治学[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 [17] 圣西门. 圣西门选集(下)[M]. 北京:商务印书局,1962.
- [18] 欧文. 欧文选集(第2卷)[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 [19] 康德. 摘引自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 [20] 黑格尔. 美学(第1卷)[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 [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 [22] 列宁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2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Human orientation : from history fantasy to reality

CHEN Shu-guang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Hunan Provincial Party College of CPC, Changsha 410006, China)

Abstract: There were plentiful thoughts of human orientation in the Chinese and western traditional culture. But plentiful theory was not equal to mature theory. Since theory of human orientation emerged, as a possibility, had existed. However, possibility was not equal to reality. Only when actual human surpasses abstract understanding to man's existence, and when the unity of aim's and means' value surpasses unilateral recognition to man's value, and when human's tri-essence surpasses wrong judgement to human's essence, and when actual outlook of development surpasses sheer fantasy to human's objective of development, can human orientation realize the leap development from possibility to reality.

Key words: marxist hominology; human orientation; traditional culture; possibility; reality

[编辑:颜关明]